

7 上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書

局

曹丕乘乱
納甄氏



蔡夫人隔屏
聽密語



單福新野遇英主



徐庶
走馬
薦諸
葛

第一才子書卷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董承謀未泄故紹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為痛快易曰孚號有厲玄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嘆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吾者乃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田豐為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

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覷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覷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固不敢小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大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能兵矣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為交而後與之為讎者也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為敵而後託之為援者也劉備之於呂布初與之為敵而後與之為交既與之為交而又與之為敵者也劉備之於孫權初託之為援而後與之為敵既與之為敵而終託

之為援者也。在徐州則先為主而後為客。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為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眾人。遣眾人。正所以留眾人也。亦如舅犯從重耳歸晉國之時。辭公子別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堅。辭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難方深。一是安樂將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却是一樣方法。

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尚相爭。尚在後卷。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託孫權。尚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卷。尚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譚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并。未經叙明。而於此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議後嗣。忽因二子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轉一筆。操正欲乘勝攻紹。忽因秋成在即。又因劉備來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荊州。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叙兩番。至汝南之襲。但叙劉備中計。不叙曹操設計。前隱後現。又換一樣筆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投表劉表。接備皆詳叙兩

邊至劉備之敗則用實寫冀都之死却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如此類妙不可言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

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

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軍中聞夜哭

得唐入塞上行數篇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李華

戰場文是聞鬼哭袁紹此夜是聞人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不罵袁紹只哭想田豐袁紹愈覺不堪紹大悔曰吾不

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不因其言驗而敬信之乃因其言驗而羞見之次日上

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

此人謂之以逢紀因譖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哭是耳聞笑是實

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逢紀之譖田豐亦如郭圖之譖張郃遂命使者齎

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晉惠公殺慶鄭而後入慶鄭固有可死之罪也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

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法妙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同君必見

重矣純用反筆豐笑曰吾今死矣奇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

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賀得袁紹喜方可賀得田豐喜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知人必敗人知其必敗而憂其

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到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

也獄吏皆流淚

軍中夜哭是思活田豐獄吏流淚是惜死田豐

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

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此紹不識豐非豐不識紹也然豐不想紹只怨自己怨自己真深於怨紹也

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

兵敗之俊

忽然勸立後嗣正為復文伏筆

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忠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

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

方知前日因幼

子患病而不肯發兵正是此人

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

商議原來審逢二人向輔袁尚辛郭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為其主

一家之中又分二黨

當下袁

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

次子熙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

袁紹與劉

表正是

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下軍威稍

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

言亦流風下卷事早

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

之事再容後議

言亦流風

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

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

操

立嗣之事至此忽然放下文勢一頓

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父老

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

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馗善觀

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

沛之間

前卷於百忙中忽敘沮受夜觀天象此卷於百忙中忽敘殷馗預卜星文一是當時事一是往年事又各不同

今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

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師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

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

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

有時賊人如雞犬有時貴人如雞犬如人皆老奸權變處

於是軍民震

服操亦心中暗喜

喜得惡

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

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

官武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

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揮馬出陣來往奔馳操

指問眾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未畢一將挺槍早出操視

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剌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

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

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

敘戰處亦先作一頓

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

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

紹矣

十面埋伏是韓信破項羽之計背水為陣是韓信破陳餘之計今抄兩篇舊文字合成一篇新文字

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

分左右

妙左一隊夏侯

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

此時立尚之意已決

却說曹操自

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卧病在牀袁尚審配緊守城

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

未可急拔現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

前與呂布相持以歲荒調兵今與袁紹相持以秋成解兵前止為軍

食計今却為民食計此皆老人拜迎之力也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眾聞

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

禦之

忽接入劉玄德絕妙

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

前使劉王忠當劉備而自當袁紹今使曹洪當袁紹而自當劉備又與前異却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

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

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

前曹兵分左右三隊今劉兵却分東南西南正南三隊相對成趣

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

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

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

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

讀至此為之一快

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槍出馬二將

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震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

軍衝突而來三軍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

不是以少勝多

實是以逆勝勞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

疑此正當搆遣兵戰事也於此却不叙明令人忽報冀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

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不叙曹操一軍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

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

棄城而走雲長現令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冀都也被圍住了伏用此法玄德

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馬候至天明教軍士飽

餐步軍先起馬軍隨後寨中虛傳更鼓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又犯齊明

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來得玄德慌尋路走趙雲曰主公勿

憂但跟某來趙雲挺槍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

雲力戰背後手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

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此處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數

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此處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

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起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只說劉備口中一玄德曰不知雲長

今在何處長此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不說雲長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

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

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搗內擁出為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
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也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之曰

容某死戰奪路救君

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

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

下

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

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

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

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槍起

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

軍獨戰張郃卻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却被甲兵守住山隘路窄

不得出

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

正尋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

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

都已渡夏侯淵所殺飛營力殺退夏侯淵速趕去却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

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

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

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懼且安營土人知

是玄德奉獻羊酒

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錫誠恐有誤諸

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

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

兵家之常何可自限其志

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

玄德曰

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

不問備自往此使表來迎也

玄德大喜便令

孫乾星夜往荆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

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

公與使君同為漢室之胃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

此句只見備說不意使文亦成實事

乾諫言曰

不可背親而向疎荆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

君特使乾先來拜白惟明公命之

乾有言

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

今肯惠顧實為榮甚蔡瑁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官不亮終

足可見其為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

操必重待主公也

此言曹操不待

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

忠心為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次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

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說而如賢如此耶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

勿多言蔡瑁慙恨而出

此言蔡瑁文

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

里迎候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

等同入荆州分做院宅居住

此言玄德之居山是

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

往荆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荆襄倘袁紹從北而起

將員未可知矣不如遣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荆

要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下二句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高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前漢書曰將至河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遣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

纔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聲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等鋒

決漳河詩彼屬言

君子觀於袁氏之能而信古來圖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者也桃園兄弟以異姓而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不如汝之兄操之開魏則有靈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興術既相左於前譚與尚復相爭於後各自矛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善處人骨肉之前者其惟王修乎若執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尚為嗣若執立長之說則當以袁譚為嗣然使譚而能為泰伯則尚可受之譚而不能為泰伯則尚不

宜受之矣使尚而能為叔齊則譚可取之尚而不能為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語為金玉之論云

甚矣朋黨之為禍烈也以袁氏觀之初則眾謀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受為一黨審配郭圖為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譚尚而分為二黨於是逢紀黨審配辛評又黨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弟背其兄而黨其讐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黨可也

曹操決漳河以滄冀州與決泗水以滄下邳前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奇用水於北境為奇滄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士不奇滄冀州之策即出於袁氏之舊臣為奇且下邳之滄止一水耳若滄冀州則先通一水通一水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報濮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滄冀州則先有劫韓猛燒烏巢之火於前而乃有通白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兼用其兩矣

侯成以獻酒被責而降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決水之後而不死一降於決水之前而隨死則大異魏續為友人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為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同也而呂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尚在城外而未擒則又

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絕妙文章

觀烏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觀審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關紀之死一冀州耳韓忽變而為袁袁忽變而為曹其始也謾失之環爭之而紹取之其既也譚失之尚爭之而操取之興亡彈指得喪轉盼奪人者曾幾何時而為人所奪讀書至此為之三嘆

陳琳之檄罵曹嵩又罵曹騰其罵也勝似殺矣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讎陳琳罵操之祖父勝於殺操之祖父而操不報讎何也曰琳為袁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為主而琳為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張闓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為操罵紹而為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為此度外之事而操獨能為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優劣矣

此卷叙袁曹相攻各有三層轉變袁尚始欲救譚既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既而合尚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荊州後復仍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極

却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挺槍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佳大敗而走張遼乘

勢掩殺袁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尚之敗袁紹實識之劉夫人慌救入卧内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

審配達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嗣

否紹點頭袁紹此時即不點頭亦不容不立尚矣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

而死孫策死得磊磊落落袁紹死得昏昏問問後人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

羊質虎皮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更憐一種傷心處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妬性猶又恐

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病榻可乃咒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妬惡如此妬惡如此

奇矣妬其生故欲其死又如其死則何不亦從之也耶此乃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并收而殺之人處而

泣今袁尚助母審配達紀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此時袁

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達紀必立

顯甫為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配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

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

袁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聞譚立譚不令袁尚曰吾受

父親遺命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兵

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

郭圖索二士欲去尚之左右手也。獨不思譚而思

高乃自去其手足

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何

如尚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鬪。拈著者便去。逢紀拈著尚，即命逢紀齎印綬同郭圖赴

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

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尚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

從其言。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軍兵相抵。

譚遣大將汪昭出戰。

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

陽，遣人求救於尚。

原譚與尚兄弟求兵。

尚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

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著，兩頭圍住，盡殺之。

無救。

袁譚知尚止撥兵五千，又

被半路坑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即令紀

作書遣人到冀州，致哀尚，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曹軍

在境也。

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

不肯發兵。

前止少發兵後竟不發兵計愈左矣。

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

譚田豐之報。

議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

袁尚，尚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

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

第一次少發兵第二次不發兵第三次親自領兵其反復無常譚尚其父

尚問軍中誰敢為前部大將

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

亦是兄弟二人正與譚尚相射。

尚點兵三萬，使為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尚自來。

大喜遂罷降曹之議

關羽則謂曹操則信也

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為犄角之勢不一日

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尚屢敗操兵屢勝至建安

八年春三月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袁尚高幹皆大敗

敵回路兵交戰却其首鋒

棄黎陽而走操引

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

四路各成兩路

操兵連日

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人樹黨急之則相救

緩之則相爭

從其計定也

不如舉兵南向荊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

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正攻冀州忽作一頓匪夷所思

操善其言命賈詡為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

渡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譚尚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

與郭圖辛評議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

不出所料

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

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自斷

其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

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數語抵得一篇策之奇

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

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詐不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

馬引兵五萬出城

未有帶五萬人赴席者為之一笑

袁譚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尚

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

勢宜並出一聲案凡兄弟相爭尚往往如此

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

二人親自交鋒

並復成
兄弟即

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戰勝其兄何其猛譚引敗軍奔平原

尚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

圓旗鼓相望璧出陣罵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

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

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

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尚可擒矣

若操擊破尚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

據冀州以圖進取也

一袁尚且不能勝乃欲勝戰破袁尚
之曹操恐無是理但說得好聽耳

譚從其言

若操等曹操而合尚今復從降
曹之議其沒主意亦聽其父

問曰

何人可為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

又是兄弟
人映射成趣

字佐治現為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

可命為使譚即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

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

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

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

寵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

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

如得見袁氏據

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

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

前敘欲先滅高

而後滅譚後家却先滅譚而後滅尚變化不同若說一句是一句便是今日印板文字與

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

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

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為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問智愚

皆知主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邴袁尚不還救則失巢穴若

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敗之眾如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

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況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霸

業成矣願明公詳之

其言全不為袁譚竟為曹操字氏兄弟各懷一心與袁氏兄弟正復相似

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

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

正攻荊州又忽作却說

袁尚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邴命呂曠呂翔斷後袁譚見尚退軍乃大起平原軍

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

住袁譚譚勒馬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追耶二

將聞言乃下馬降譚譚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曹軍至引二

將見操操大喜以女許譚為妻即令呂曠呂翔為媒

人謂袁譚此時失却一弟得却一妻皆却譚一妻得却一翁矣孰知後來皆虛言

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然後進兵

運糧用水後家攻城亦用水是淇水入白溝先為失濟河伏線

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為

列侯隨軍魏州郭圖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賞呂曠呂翔帶去

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將為我禍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

令作內應得操破丁亥尚可乘便圖之呂氏之策諱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

二呂二呂受託徑將印來稟曹操操大笑曰諱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待我

破袁尚之仇就中取事耳汝等惟且受之我自為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諱之心諱女

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之竟無別計遣令沮受之子沮鵠守邯鄲遠

為聲援主公可遣兵平原急攻袁諱先絕袁諱然後破不日破袁氏此攻袁尚大喜留

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顗二將為先鋒進兵打平原不日破袁氏此攻諱知尚兵來近

告急於操操曰吾此前必得冀州矣正沈悶道許攸曰許君來問尚又攻諱入見操

曰丞相主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天雷擊殺二袁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

洪先遣兵攻鄆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水境水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

安在許請應應而出操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楷一刀斬於馬下許楷

餘眾奔潰操盡招降之即勒兵取邯鄲操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

不三合鵠大敗走從後追趕馬相離不遠張遼勒馬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民

掩殺原皆降歎許君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原皆降歎許君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原皆降歎許君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

曹操之計也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

地出城降操操聞破城之策

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晝夜掘地道而入却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

在突門關上望見城外無燈火

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

突關門門閉

禮見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力摧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

正軍於堽水之上以候袁術

則兵袁術攻平原聞曹操已破戶惜沮

大軍圍困冀州乃擊兵回救

部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

西山出淦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

尚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張顗斷後

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吾當避之

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

擒也吾料袁術必舉火為號

如曹操之火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

却說袁術出淦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

一邊靠著淦水尚令

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為號

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

門審配認得李孚聲言放入城中說袁術已降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

若城中兵出

亦舉火為號配教城中燒草放火以通音信

李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

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為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

於水而先死於兵配從其

論次自城上望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

後必有兵出也人半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白乘馬張麾蓋至

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

將紅旗一招白旗紅旗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起來

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項箭在下城下射中盔蓋今在冀州城下

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眾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

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顗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

曠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叙法美即日進兵攻打西山先

使二呂馬延張顗截斷袁尚糧道糧道之將以袁氏之糧亦是以此攻袁尚情知西山守不佳夜

走隘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

十里勢窮力極只得還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却連夜使張遼徐晃

去劫寨曹操之降則純之於尚之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

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濟之前下邳之濟其計出於曹操之謀士郭嘉今漳河操然其

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壅遏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壅却掘得甚

淺於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為

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

尺操之相愛先茂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槍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

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

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恨乃密寫獻門之書拴

於箭上射下城來審配前收據許攸子姪今又謀殺辛毗家屬而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笑軍士拾獻辛毗將書獻操操先下

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

曹兵入前書下邳有獻門之書審榮前收據許攸子姪今又謀殺辛毗家屬而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笑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

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

路逢辛毗咬牙切齒以鞭指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

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

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無行乃至於此袁氏兄弟相左審榮八叔姪操曰昨孤至城

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與張遼相左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

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

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讒譎阿諛之賊可速斬

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古人參

忽直言無隱 廉能志不貪 臨亡猶北面 降者盡羞慚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眾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

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為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

父也陳琳作檄事已略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以箭自比以陳比袁紹前鋒自發乃發於心也

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從事者相對於曹公頭風病得陳琳書治此病不發只算

却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圓如車蓋

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

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百於中選入曹丕一小將早為漢文曹丕稱帝伏

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徑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

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夢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袁尚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為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豐有聚麀之恥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壻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媳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母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壻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壻。壻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丕為繼兒乎。紹妻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為紹妻者。妬及於既死之夫。為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愛。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壻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尚。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曹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臣之

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顏頤焚僊負竊之家而重耳殺顏頤以徇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是以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熱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為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雖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況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搜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為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為真。意悲乎。為假。意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尚遂相圖。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與公孫瓚豈異此哉。但操於譚則兩成之。於熙尚與瓚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

其辭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却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

為甄氏立皇后伏筆。曹將有黃星之相。至將有青雲紫雲之祥。正與紅光相映成輝。

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

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丕拖此女

近前。見披髮垢面。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

二語包著一箇潘安。

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

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

我。安得入此門。

其操大笑。

眾將聞言。俱懷不平。為嚴許攸。操至紹府門下。問曰。

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

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帚。

何無此時。

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

遂令曹丕納之。

水謂袁譚得妻。却弄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家。操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

操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

祭。再拜而哭甚哀。操謂眾將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

濟。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

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虎牢關以前之

語却從此處補出。

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

妻劉氏。

劉氏受制。不羞。

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

此奸雄收。

一面寫表。

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
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

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

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奸雄許攸令厚葬許攸

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

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此奸雄故因謂曰昨按本

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

累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

哉曹操方謂其學多智政如操其應之賢士之名則不虛傳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

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於

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

絕其婚呂布與袁氏斷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袁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是相背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

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

為操擒救之無益況操常有窺前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

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之正說譚操殺攸與袁氏共議文勢至此又作一頓表然

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適學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

先責其降操後勸其睦尚

又與袁尚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其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廬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

先言睦譚之利後言攻譚之害○本為表

譚求救而書并致袁尚可見善和事人不止勸一邊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往南皮曹操追至南皮

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

大怒欲捕斬之

露出奸細本相

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

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

已則放之而又使軍士獲之則殺人是軍士也非我相也奸

極之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

曰吾厚待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我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

照應前文

反說我有異心

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

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

此時何不仍與袁尚相和求救於袁尚耶

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

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

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辛評不與弟合是為公。

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

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

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

辛評之死。譚亦悔之。

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

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

不備百姓者。定解土地乎。

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槍聽

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

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

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

此時北方有。姓大是。曹操。

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

竟被曹洪殺於陣中。

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謂之弟。而袁氏。無兄弟耶。曹洪殺袁譚。是叔殺姪。姪死。叔笑。

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

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濠。人馬俱陷。

郭圖。兵宜其死也。

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

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

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

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

王修哭袁譚之首。似。王修哭袁譚之首。似。王修哭袁譚之首。似。

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

州別駕王修也。

王修哭袁譚之首。似。王修哭袁譚之首。似。王修哭袁譚之首。似。

因諫袁譚被逐。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

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祿。令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

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

語從血性中流出。請之可以作足。

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

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則我安敢正眼觀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

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令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終不答

操曰忠臣也

明如兄第之義者必如君臣之分

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

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顗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

數人皆袁氏舊臣

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

前此袁熙高幹

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

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眾官歃

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

遵令者斬依次插血循至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令

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為也

韓珩自

眾皆失色烏

桓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

而出

烏桓觸不殺韓珩

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探

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

此言

操自勒兵前往三將

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

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此言

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

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為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

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

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

二言

時值黃巾亂其反震矣
幹乃信而不疑宜其敗也

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

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敘事又高幹奪路走脫往投

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

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于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

吾與曹操無讐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公孫康不敵納二
袁此統有左賢王不

納高幹
作引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曹操後有公孫康
送二袁之

此先有王琰送
高幹之頭作引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先取青州次取冀州又次取
州今又定并州四州於此一結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

熙表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來虛襲許都我

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患
而劉備劉表為足患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

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此說
可

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此說
不可不擊劉表坐談之客耳此言
劉表

不足
慮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

無憂也此言劉備可
慮而不足慮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

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四句抵得
一篇上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

服水土卧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

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

連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

病人能作如此壯健謂之令之

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有

表紹為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夏秋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

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

冒頓可一戰而擒也

地勢如

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為

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

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

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

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將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

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

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

田疇為侯爵雖不及王爵之不若而不受侯爵則高於侯爵矣

操義之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

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為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

田疇決計可通白馬河之水之多也何水之少也

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眾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

與袁紹之戰田

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與袁紹之戰田

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眾官

第

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

矣

前更袁紹是假哭此哭是真哭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

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

先和嘉一司却不叙明

操拆書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不

說明次日夏侯惇引眾入票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

此從諸將口中說出

今袁熙袁尚又往

投之必為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連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

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

奇語

諸將皆不肯信

不獨當時諸將不肯信即今讀者亦不肯信

却說袁熙袁

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

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

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

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

此言時大是其便公孫康此言又不足為奇

康曰只怕曹操

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

有此一語方見

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

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

皆在郭嘉料中

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

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

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

不出公孫康之料

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

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

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

皆在郭嘉料中

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見

牀榻上無相稱。謂康曰：願鋪坐席。康嘆曰：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

人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

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皆在郭嘉計中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

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更不說明時故，正不知眾皆暗

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

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將軍。眾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

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一路陳說，躍躍至北方，出書而示，尤覺絕妙。書略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

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郭嘉遺書在案，人眼中看出妙。

眾皆踴躍稱善。操引眾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

奇勳。此處又叙郭嘉行狀。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梁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

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早為後文事，是夜宿於

冀州城東角樓上憑欄仰觀天文

指敘地下金光

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

恐未可圖也

又為文子

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

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即以
此名其臺未可知也然則是臺亦是女非有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
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
之與喬則有辨矣

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却便有禪母夢
斗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
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武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
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文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敘曹丕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之祥皆為後日稱
帝張本也然敘曹丕於入冀州之時是追叙已往此敘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
敘目前又是一樣筆法

袁紹暱後妻劉表亦暱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兩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雖曹美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劉表亦有過於袁紹者紹以逢紀之譖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譖而殺玄德畢竟聲望中人猶較勝於閹閹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勸表襲許都至操擊烏桓之時備乃勸表襲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也近近則不可襲從烏桓回救許都也遠遠則可襲勢不同也且有不救袁譚而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兔真兵家之妙算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嘆哉

蔡夫人從屏風後竊聽大是怕人玄德襄陽赴會幾乎喪命皆此一聽所致不獨景升害怕玄德亦當害怕不獨玄德害怕即讀者至此亦為之寒心咋舌也今日懼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叙話者切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後竊聽之人不是要處

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婆者也愛極生怕怕則不敢愛則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於是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復為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

光武過潯沔之馬。安行水上。昭烈過檀溪之馬。幾陷水中。李世民過淵之馬。却有
三跳。劉玄德過溪之馬。只是一躍。金太祖混同江之馬。按轡而行。劉先主檀溪之
馬。超越而過。宋高宗渡江之馬。死馬當活馬騎。漢昭烈過溪之馬。劣馬作神馬用。
讀書至此。真千古奇觀。

范增欲殺沛公。而項羽不忍。蔡瑁欲殺玄德。而劉表不忍。然鴻門之宴。項羽在故。
范增不能為政。襄陽之宴。劉表不在。則蔡瑁為政。由此言之。襄陽一會。其更險於
鴻門哉。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

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

後曹丕欲學舜之福。先伏一筆。

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

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

大兵之後又興大役。役民者如是乎。少子曹植

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邊一座名為

金鳳。

又生出玉龍金鳳以謝。細道更覺分外生色。

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為壯觀。

此所云二橋乃橋也。非橋也。

操曰。吾兒所言

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

為後大宴銅雀臺。及臨終時遺命伏線。

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

為後七步成章伏線。

曹操平日最愛之。

前文叙袁紹愛少子。後文叙劉表愛少子。此又叙曹操愛少子。正與前後相映。

於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即造

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

郭嘉為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以上了却北方事。以下專敘南方事。復聚眾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

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

曹操欲孫權

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

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為禍不小玄

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即行

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

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

曹操喜得死寶

言未畢趙雲挺槍而出徑衝

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

子龍

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槍直出將陳孫刺死眾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

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

此段專為得馬而叙而後張本此書為得馬而叙而後馬表出郭迎接入

表出郭迎接入

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

魯孫權皆足為慮

但慮南越張魯孫權而無不慮及曹操可知近不知遠矣

玄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飛巡南

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

玄德所慮只在曹操耳

表喜欲

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

不告得丈而告其姊其姊之為姊可知而姊丈之為姊丈亦可知矣

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

之今容其佳居城中無益不如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

汝心

呼大曰汝夫人之尊如此

表沉吟不答此時不即遣玄德又作一頓

次日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

知是張武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玄德稱馬為神。表大喜。

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蒯良之死。只在

馬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為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為此馬而亡。

主公不可乘之。若云張武者是。的盧則亡呂布。豈非馬不任主也。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

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此

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已在

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玄德視之。乃荊州幕賓伊籍字機

伯。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異度對劉荊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

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之相馬以管仲只一馬。其出無數曲折。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

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此便見馬下。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

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前從地山自天來。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應後劉禪無常。

晚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前見黃星此夢又聞

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荊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

虛。若以荊襄之眾。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前見黃星此夢又聞

表曰。吾坐守荊

州。不敢輕動。恐有誤也。

州足矣豈可別圖

不出者

玄德默然表進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嘆玄德

曰兄長何故長嘆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

此時不即說出緣故是文字曲處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

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寫盡惻惻之情大畏忌之微此為蔡夫人此為劉表無所聞妙甚

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至

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嘆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

荊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看叙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

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

荆州

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

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潛然下淚

前止長嘆此則下淚文勢對修有致玄德問其

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

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

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

此在劉表口中敘出省筆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

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

前不說明此方說出文勢兩修有致○既愛少子又憐長子又畏蔡氏活畫一沒主意處小斷人

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

也

自是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叙論必來竊聽

前既先聞蔡夫人出立

正為表默然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

德文孔明不對劉琦之問直至登樓去玄德自知語失

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潛然流淚少頃復入席表見

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嘆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劉表為家。庭無情。劉表為天下。無情。

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

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

青梅煮酒。事已隔。卷八於此處一提。

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處功業不建乎。玄

德乘著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

前於曹操面前。假作愚人身分。今在劉表面前。却露

出英雄本色。

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

前為玄德。默然。後為劉表。默然。前為劉表。後為玄德。長嘆。後則玄德。長嘆。前為劉表。下淚。

使國主。德下。幾前云。玄德自知失語。起身如廁。使又云。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作此兩兩相對之聲。聞其細甚。後人有詩讚玄德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復生猶感歎。爭教寰宇不三分。

却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樂。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間我於

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視人。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後患。

屏後所聞。著怒。

只在屏後。今讓劉表。却只說他。後語。婦人狡辯。

表不答。但搖頭而已。

活畫劉表。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

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

請至此為宜。德懷一把汗。

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

蔡瑁不奉劉表之命。便專而劉表之命。

却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

視之。乃伊籍也。

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來報。

此伊籍第一當下伊籍將

蔡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速起身。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

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題曰
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

觀諸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宣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龍宣池中正應馬躍中
無詩之句已預為之端矣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

不曾見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

次容徐圖之

會眾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堂與合聚眾官於襄陽以示撫勸

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公子年

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

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眾人言之忽使者至請

赴襄陽豫乾曰昨見主公忽忽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忽請

赴會不可輕往

荆州並無嘆責之意外人之言來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荆州反生疑矣

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這無好延會無好會不如休去

趙雲曰

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

一個領兵馬去

玄德曰如此甚好遂與趙雲即日

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

蔡瑁

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

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

雲披甲挂劍行坐不離左右

之說

劉琦告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

待客撫勸各處收牧之官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

郡四十一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後必

為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劉荊州言語在此

表此用意

越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南

中取出道官

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

檀溪阻隔雖數萬之眾不易過也

此說

越曰吾見趙雲不離玄德恐難下

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

武刑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

人並用典

從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

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懷繫

此處

眾官皆至堂中玄德

主席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

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

此處

玄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傳錢

補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却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

此處

酒至三巡

伊籍起把蓋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謂曰請更候玄德會意即起如廁伊籍把

蓋畢疾入後園接著玄德附耳報曰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

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此伊籍第二番救玄德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

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佳

飛報蔡瑁即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前四伏軍五百兵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數

里前有一大溪攔住去路此又為玄德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此又為玄德

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此時玄德勒馬再回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

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此時追兵已近玄德著慌急縱馬下溪

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不數步馬前蹄忽陷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

盧的盧今日妨吾此又為玄德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

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此又為玄德後來蘇學士有古風

一篇單咏躍馬檀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官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暗想咸

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進生獨出西門

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馬啼踏碎青玻璃天風

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

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令何處臨流三嘆心欲酸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流在世間。

玄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

本見逃死乃云逃席

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

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

謂左右曰

是何神助也

不特蔡瑁此即諸葛亮也

信方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

人莫不謂趙雲乃伊籍舉漢書功助趙雲

正是

躍去龍駒能救主

追來虎將欲謀仇

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此卷為玄德訪孔明。孔明見玄德作引子耳。將有南陽諸葛廬。先有南漳水鏡。壯以引之。將有孔明為軍師。先有單福為軍師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卷有玉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卷有一雀一臺。此卷乃有一鳳一龍。是前卷又為此卷作引也。究竟一鳳一龍。水鏡曾指其為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即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龐統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為鳳雛。元直二字。在水鏡夜間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為單福。隱隱躍躍如簾內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於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珮聲。并半面亦不得見。純用虛筆。真絕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個轉身不見玄德。可謂急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拏住蔡瑁。要在他身上尋還我兄。安肯將蔡瑁輕輕放過。却自尋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為人又極精細。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真是好看。前玄德以髒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嘆。頓使英雄氣盡。蓋馬蹄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閒。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

林間行吟澤畔為足逍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即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先生寧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

玄德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琴於電走風馳之後忽見石案香清松軒茶熟正在心驚胆戰俄而氣定神閒真如過弱水而訪蓬萊脫苦海而遊閻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矣至於夜半聽水鏡與元直共語彷彿王積薪聽婦姑弈碁雖極分明却費揣摩可聞而不可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

水鏡述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玄德比龍也前蔡琰捏造玄德反詩曰龍宣池中物亦以玄德比龍也蘇子瞻檀溪古風一篇有波中忽見雙龍飛之句是又謂真主一龍駿馬亦一龍也然人但知如龍之主自有如龍之馬以救之不知如龍之主不可無如龍之士以佐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屬無數龍字總只為引起伏龍一人而已

水鏡之薦伏龍屬雖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未薦也然不便說出正深於薦者也何也其人雖重而言之不甚鄭重則聽者不知其為鄭重矣惟鄭重言之使知其人之重說且不可輕說見又不可輕見用又何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所以不敢後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

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因沮受不知其善也若劉表既知玄德之

實而不能用既知蔡瑁之惡而不能去是好賢不如繼衣與不知賢者等惡惡不如蔡伯與不知惡者等耳元直之辭之也宜哉

觀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在水鏡莊上彼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不說出玄德明日與玄德語並不說出元直及玄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謁直待市上行歌馬前邂逅然後遷入縣衙讀者至此以為此時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猶未即合也又借相馬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乃先試之一則將欲出之忽欲拒之迨說明相試之故然後彼此歡洽可見人之輕率徑達者必非妙人文之輕率徑達者必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兩人相合處便急欲其就惟恐其不就有如此之紆徐曲折者乎故讀稗官愈思三國一書之妙也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玄德

前之紀蔡瑁上馬趕出此乃趙雲上馬趕出

不見了玄德

後見蔡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

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槍上馬引着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迎見蔡瑁急問曰

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

此時不說蔡瑁見字

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

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一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迫

吾主何處去了

問第一句

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門到此却又

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

邊看時只是隔岸一帶水跡

到時水雲暗村曰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

以爲必無之事

軍四散觀望並不見蹤跡

先過望公近看令人

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雲乃擎守

門軍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理伏遂急引軍歸

新野

兩子龍回雷聲門而後到

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痴想此闊濶一躍而過豈非

天意

此語者不信

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

上口吹短笛而來

忽到

玄德嘆曰吾不如也

此語者不信

遂立馬觀之牧童亦停牛

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

玄德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

知吾姓字

馬背上人不識牛背上人

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說有一劉

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日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

想必是也

玄德曰汝師何人也

玄德曰汝師與誰為友

玄德曰汝師與誰為友

玄德曰汝師與誰為友

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

德公龐統為友

玄德曰汝師與誰為友

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

子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

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

為弟

玄德曰汝師今居何處

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

是劉玄德汝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

門忽聞琴聲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

此謂伯牙又新琴聲與從前不同矣

琴聲忽佳

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

前不以玄德名而童子先如今亦

不必童子過觀而先生此出是童子眼中看出一些德先生耳中又聽出一玄德

童子指謂玄德曰此即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其人松

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衣襟尚濕水鏡曰公今日幸免大難

仙乎玄德驚

訝不已小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

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氣飄然

此為易草

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

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笑曰公不必隱諱公今必逃難

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

至此方說出曲折之甚

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玄德曰

吾久聞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

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

猶欲薦出兩人是說他左右無人是作一嘆

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

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輔相頗賴其力

只說左右有人並不向水鏡求人足作一嘆

水鏡曰關張趙雲

皆萬人敵惜無善用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耳非經綸濟世之才也

此其說他左右

之人不發吾意耳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

是說山谷無人更不向水鏡求人又作一嘆

水鏡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

不說吾意中有人只說天下未嘗無人又作一嘆

玄德曰備愚

昧不識願求指教

直待水鏡說未嘗無人其後玄德請問其人至此方是極力一迎

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兒之謠乎其謠

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

此謠大奇

始於建安初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殺也無子遺者謂

景升將逝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歸龍向天飛蓋應在將軍也且不解所謂之人自

水鏡解題似詩以龍比玄德玄德聞言驚謝曰備安敢當此不問所承之人且將所水鏡曰今天下

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之後方覺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人

玄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如此一審到此玄德再

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此明宜出此姓名乃又無遺即

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此言向玄德飲膳畢即宿於草堂之側此言向

元直何來將從市上相見先在玄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

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此劉公之故遣書別

之而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

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恐誤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

是伏龍鳳雛好在並不是即欲出見又恐違次即相見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

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

去了妙在不說出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妙在不說出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

人妙在不說出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

人妙在不說出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

人妙在不說出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

人水鏡亦只笑言好好

昨夜不說待至明日及至明日只是不說妙

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

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

自己不出只是薦人及至薦人又待其自訪妙正談

論間忽聞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

讀者至此疑是蔡瑁進兵至矣玄德

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

跟問到此

極細趙雲之忠

主公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

此時只恐蔡瑁兵來

玄德辭了水

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

前寫趙雲相此寫關張相

見大喜玄德訴說躍馬檀溪之事共相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

於景升訴告此事玄德從其言即令孫乾齎書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玄德襄

陽赴會緣何逃席而去孫乾呈上書札具言蔡瑁設謀相害賴躍馬檀溪得脫表大

怒急喚蔡瑁責罵曰汝馬敢害吾弟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

孫乾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

話中有判妙在隱而不露

表乃責而釋之

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使長

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著設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墮

淚

劉琦席間墮淚是愛心難割劉琦席間墮淚是憂心奉安

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

叔父指教

先為後文求計諸葛作一引

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然無禍

是次

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

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矣

點通檀溪事有情景

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

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

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

絳鳥履長歌而來

一人泣而去一人歌而來

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兮却不知吾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

玄德自問伏龍鳳雛之說不知伏龍鳳雛之說在此處處以此猜測妙遂下

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

妙在不說出真姓名久聞使君納士

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

我知市上行歌之人呼玄德大喜待為上

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

玄德命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

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要妨主不可乘也

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

言躍檀溪之事

玄德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

懷

玄德曰願聞懷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將此馬賜之待妨

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

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

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刖已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

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

使君仁德未敢便言故以此言相試耳

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

及人惟先生教之

玄德曰新野牧劉皇叔

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

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

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

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荆襄就擇有虛實

此處有伏兵

時呂曠呂翔稟曹

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儲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

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

此處有伏兵

曹仁大喜與二

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

不期子龍在此

探馬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

兵不可令其入境

此處有伏兵

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

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

此處有伏兵

玄德從

其言即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

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門下大

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

如此不測殺之

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槍刺呂曠於馬下

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傍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

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大叫

張翼德在此

此處有伏兵

直取呂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

此處有伏兵

四散奔走玄德合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

此處有伏兵

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犒賞三

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

二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接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兵來征剿乃為上策

曹仁曰不然

今二將陣亡又折許多兵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

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

李典重

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

某守樊城

為使典與城反

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

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偏裨既有典尸辱主將重興雪恥兵未知勝

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貪看孔明之事乃開過三十五回尚不見孔明出現令人心癢難熬及水鏡說出伏龍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愈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後再回身轉來方纔說出孔明讀者至此急欲觀其與玄德相遇矣孰意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絕世妙人須此絕世妙文以副之

叙單福用兵不須幾筆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能已略見一斑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算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觀名優演名劇而此一卷則是副末登場也

此卷以孔明為主而單福其實也即龐統亦其實也水鏡雙薦伏龍鳳雛而單福

專屬伏龍不言鳳雛於孔明則詳之於龐統則略之是文有賓主之別焉蓋主為重則賓為輕故玄德既知單福之即是徐元直並不提起水鏡莊上先曾聽得既知鳳雛之即是龐統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說出此非玄德於此有所不暇言而實作者於此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所省耳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有弟孔明亦有弟龐統之叔與水鏡為友孔明之叔與劉表為交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龐統來歷在牧童口中叙由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叙出孔明來歷在徐庶口中叙出叙龐統止及其叔叙徐庶止及其母與弟叙孔明則不但及其弟與叔并及其父與祖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參差錯落真叙事妙品

漸離以筑擊秦皇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操不中而拚見執於操是徐母之威更壯於張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列女傳中罕有之即豪士傳中亦罕有之

蔡瑁假玄德之請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書而徐庶信之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於母子故也緩則易於審量急則不及致詳疎則旁觀者清觀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赴不歲其為孝子矣故君子於徐庶無譏焉

曹操不強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玄德不強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人之
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於關公佯縱之而陰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後送之若玄德
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紹之殺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殺徐
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

觀玄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腸斷陽關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勝讀唐人送
別詩數十首幾令人潸然淚下矣乃忽然騰起一卧龍先生頓使玄德破涕為歡
而悲作喜一回之內半幅之間而夜樂終變奇事奇文

却說曹仁忿忿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

極言曹仁驕勢以顯軍威之能

且說單福得

勝回報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

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奪之

此舉福定無一式誤小

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

此如此

此舉福定無一式誤小

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探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

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

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往

連各龍兵歸寨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

又與下文失樊城反照

曹仁怒

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眾將

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個陣勢使人

問玄德曰識吾陣否

以單福之智

單福便上高處觀看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

武侯八陣圖進人而不覺曹仁八陣勢單福一見便知

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

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還欠

主持

見笑大方

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

為單福之說說武侯小計

玄德傳令

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遠往西出雲得令挺槍躍馬引兵

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

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

此非趙雲是曹軍

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追趕

收軍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

者

如在此時不知是單福

吾陣竟為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

又為後文大樊城反照

曹仁曰今晚去劫寨

如得勝再行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

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為前隊使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劫寨却

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狂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

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

人說

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

寨中四圍火起燒著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

寨急望河北而走將到河邊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張飛也

此言在關耳低言之中不是曹操是劉軍

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過

河面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

樊城多時矣眾驚視之乃關雲長也

此亦在荆州界內言之中不是荆州界內是

關平曰關某不期與長兄相見

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設謀

定計

此在路上方知曲折之意

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

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

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侯寇

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玄德愛之欲嗣為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

拜玄德為父改名劉封

此中與劉封事

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

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

雲長曰平滿子而劉不歡玄德曰封者臣之子與爭立之嫌故也

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

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

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

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軍家之常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

操曰單福何人也

不說曹仁不知其為何人

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

平末年嘗為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為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

擊鼓行於市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

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

此為名士

此人乃潁州徐庶字元直單福乃其託名

耳單稱其名操曰徐庶之才比君如何曰十倍於君操曰惜乎

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矣奈何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

來歸曰徐庶為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

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

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操厚待之因謂

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廷正猶美玉落

於汙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

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

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屈身下士已待人仁得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

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女雖託名漢相實

為漢賊乃反以玄德為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取乎

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將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

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

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

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

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

昱之為持謀誠善

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

操之不殺徐母者德於王陵故事也

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

結為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啟徐母因亦作手啟答之程昱賺

得徐母筆跡乃仿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

其矣婦人識字之為累也為之一嘆

差一心腹人持書還奔新野

縣尋問單福行募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

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

書長在曹將處得見書徐庶在堂德處得母書一真一假造還相對

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慘間不期曹丞相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紲

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

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

母在此而不殺他書曹操竟似其母聲口

免遭大禍我今命若懸絲端望救援更

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

直字將去方說出真名向來不露真名者亦正恐曹操知之而收其母耳

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

之人故作書別之黃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

州在此何不事之

只此句語玄德不曾聽得至此補出妙甚

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即賜重用

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

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

由油欲孝子之言比

絕裾之溫嶠不啻天淵矣

玄德聞言大哭曰：「母子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為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

後或者再得奉教。

玄德更不相留，真孝子之情。

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踐行。」孫

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

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為

母報讎，力攻曹操也。

此計亦妙，但非仁人所忍為。

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

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

玄德謝孫乾留庶之計，與謝單福相馬之說，一様意思。

眾皆感嘆。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

「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

龍鳳二字，隱然通下一龍一鳳。

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

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

送別之景，得曉憐不勝。

玄德舉杯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

是將舊來

意，慎取眼前人，何其言之痛也。

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老母故也。」縱

使曹操相迫，庶亦終身不設一謀。

是血性語，其意歸見母則依依，孺子其誓不佐操則烈烈丈夫。

玄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

遠遁山林矣。」

此句方通，出下文。

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

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

真情實話。

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

如此？

此處但說不宜灰，心尚不提起孔明。

玄德曰：「天下高賢，恐無出先生右者。」

此句直逼，出孔明矣。

庶曰：「某樗櫟庸材，何敢

當此重譽。」

只是謙遜，尚不提孔明。

臨別，又顧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



中華民國玖拾捌年捌月拾壹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6



線

857.4523

6546

19

v.7

舊籍